

中國人文化藝術報

諾爾曼·白求恩斷片

通訊報告選

新華書店發行

片斷恩求白·曼爾諾

選告報訊通

等 復 而 周 者 著

店 書 華 新 者 版 出

號一路鄉新路北川四海上

廠 刷 印 華 新 者 刷 印

號九五路北南河海上

片斷恩求白·曼爾諾

版出月八年九四九一

• 者 輯 編 •

社 書 藝 學 文 化 人 間 中

權 · 版 · 有

0091

1—5000(滬)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張初元的故事·····	馬 烽 一
張治國的故事·····	周民英 元
鋤草中的陳團長·····	師田手 兇
關向應同志在病中·····	黃 旣 毛
我的爸爸葉挺將軍·····	葉正明 亮
諾爾曼·白求恩斷片·····	周而復 尤
三日雜記·····	丁 玲 一三

張初元的故事

馬 烽

一 放羊娃

張初元，從小就是受苦受罪熬煎大的。八歲上，就當了織毛口袋工人，俗語說：僱到的徒弟買到的馬，由人家喂來由人家打。挨打受氣是家常飯。那陣子，學一門門手藝，好不難啊！五年才能滿師，張初元家裏窮，衣裳鞋襪貼賠不起，只學了二年就拉倒了。後來給財主們當了攪牛放羊娃。整年整月，在那荒山野林裏，伴着不會說話的牲畜過活，牲畜吃的豕胖豕胖，人却餓成了黃臘臘地。掌櫃的不把他當人看，一說話三瞪眼，開口就罵，伸手就打。那陣子，小孩孩，哭了的比尿了的也多。就這樣整整忍受了十三年。年歲大了，又攪工受苦租種地過活，然而，還不是個受欺壓？在舊社會，財主們永遠是把窮人踩在腳底下呵！

一一 天大的冤枉

民國二十四年夏天，全家沒吃的，他乘閒空上山掏『豬苓』（中藥名），賣幾個錢過光景。可是那號東西不長苗苗，地面面上也沒痕沒跡，就只有冒掏。那天他扛着個鋤頭，到那黑山林裏，整整掏了一天，好容易才掏見了一窩，心裏實在是高興。回來的時候，太陽只剩下一桿子高。忽然聽見對面山坡上有兩個野豬，正在村長家莪麥地裏亂搗（讀掀），他心裏想：「這灰鬼們把莊稼齊搗壞了。」趕忙一陣吼喊，野豬才跑了。

第二天，從早到晚也沒有掏下一點點。肚子餓的支不住了，用手在山窟窟裏掏的喝了點泥水，沒精打彩的往回走。

一進村，迎頭碰上村長呂良，那是全村子、全寧武縣頂頂有名的大紳士。一份家當，都是當村長霸下的，時常是衙門裏派下六十塊錢的捐款，他只要算盤子響一響，就給村裏人攤成一百了。窮人們出不起，他也不要，讓你慢慢積累下幾十塊，他便逼着一齊都要。他說：「這些款我都給你墊上了，如今錢都欠在我名下。拿不出錢來我就要地。」這樣，窮人們的土地，慢慢兒就

都姓了呂啦！他土地多，長工務不過來，就僱村裏的窮人打短，作完活計，向他算工錢，他說：『不要算啦！頂了款吧！』有些窮人款已交够了，他就說：『唔！舊款交够，可是新款又下來了。』他這些鬼辦法可多哩！就這樣弄下一份好家當。年年他給衙門裏賄賂上點，年年村長是他做。俗話說：『羊毛出在羊身上』，賄賂了的錢，還不都是從窮人身上刮的麼？然而，村長的位位，他可就坐穩了。家裏擺設的洋箱圪壇櫃，八音匣子自鳴鐘，家常飯是餃子油糕，他吃的豕胖豕胖，留着長長的雙溜鬚，穿着白生生的綢大衫。

那天，他一見張初元就說：『噫！張初元，你怎價在我莪麥地裏掏起「豬苓」來啦？』張初元說：『沒的事，村長，那是夜天野豬搨的，我吼喊了一陣才跑了。』呂良放下臉子說：『哼！你得了便宜還賣啦乖！有人證物證，你還要賴。』張初元急的說：『好村長咧！咱人窮了骨頭還沒窮，憑着四兩紅肉，咱虛說作甚？』呂良惡狠狠地說：『張初元，你故意毀壞莊稼，犯了法律，還狡辯。』張初元也氣得臉上一紅一白，蹲在那裏說：『這真是好心作了喂猫食！吐出紅丹丹的血，也變成胭脂水水啦！』這一下呂良更火了，眼窩瞪的有雞蛋大，鬚子一撮一撮地，指着張初元大罵：『張初元，你狗日的反啦！日殺你祖宗的……』他雖說是個紳士，可是嘴裏什的髒話也能罵出來。他一跳三尺高，祖宗三代大罵的三進三出。不依了，要送區呀，送縣呀，那陣子，人

家有錢有勢，二指寬的個紙條條，就能透的坐了班房子。後來還是張初元家裏人，搬情說合，罰下二十措吃針，才算拉倒。

那時正好五月十三，老爺廟上唱道情，好紅火！好熱鬧！全村男女老少都高興的看戲。張初元却出着一頭汗，給呂良措吃針，紮野豬摸了的夜麥地畔畔，他又是那號硬性子人，氣忿的肺都快炸了。然而更氣忿的事，還在後頭咧！

二十六年，日本反來了，舊隊伍，夾着尾巴一溜烟退到了寧武。他們不打日本，假眉三道瞎鋪排，十冬臘月天，向各村要民伕到寧武城挖戰壕。那時，村裏本來沒輪上張初元的差，可是呂良硬逼住他去，張初元和他講理，呂良掛羊頭賣狗肉的說：『這是抗日的事，誰不去誰就是漢奸！』張初元說：『抗日也有個抗法。輪上你本家去，爲甚派我？真是雷公打豆腐，光挑軟的地方下手啦！』呂良吼三嚇四，要捆呀！要綁呀！硬把張初元擰走了。村裏人對這事看不忿，到處說閒話。呂良仗着腰把子硬，把替張初元抱不平的十三個好人，齊送到區上坐了班房。

挖戰壕真苦哪！都是些沒衣沒裳的窮人，那號灰隊伍，不敢打日本，却敢打老百姓，一人手裏拿着根哭喪棒，看見誰不順眼，就沒頭沒腦的打。戰壕挖起，日本人還沒來，隊伍就跑了。

張初元白白受了十三天罪，回來時，他氣的對村裏人說：『真是人窮受人欺，馬善被人騎。

財主們仗着有錢有勢，把窮人們欺壓損了。」誰知道這一句閒話，又惹下禍害啦！那號溜溝子舐屁股的灰鬼，把這話齊報了呂良，呂良說：「哼！繩繩放的長長地由他跳！大量孫悟空總翻不出彌勒佛的手。」那時，呂良雖然怕反亂，把村長讓給別人當了，但他們官官相衛。他在新村長跟前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過了幾天，新村長聽了呂良的話，就在戶口冊子上，把張初元編成八等富戶，出捐款比以前更兇了，那真是乾骨頭裏往出榨油哪！

三．上了財主的當

從十九歲上起手，張初元年年到了冬天當掏炭工人。受上牲口的罪，生活還是苦呵！

二十五年冬天，呂來到張初元家找他，那人也是全村數一數二的財主，和當村長的呂良是弟兄。他見了張初元，就和和氣氣地說：「初元，看你光景過的也不太好。唉！俗話常說：『親不親一鄉人』。咱鄰街鄰舍的，總要幫貼幫貼你呵！我去年山水冲壞的那座窖，你化上三二十個工掏去吧，掏成了！二一添作五！有你一半股子。咱再寫上張約具。這總比你給別人下窖好吧？」張初元聽了呂來這一席親親熱熱的話，可高興啦！三言兩語就搞妥。

過後，天天辛苦收拾那座墳窖；那是座步窖，一個人也能掏，他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的受：臺台階、砌井口，腦門心頂上個油葫蘆燈，爬在十幾丈深的黑洞底下，一鏟頭一鏟頭的掏，受的骨節節都快斷了，但他想：『將來掏成了，日子就會慢慢好起來。』三二十個工嗎？唉！整整一個冬天才掏成。他滿頭高興去找呂來說：『呂財主，窖掏的能出發了，咱寫約吧！』呂來笑着說：『嗨嗨……掏成了就好嘛！寫約不忙，過年正月閒下了咱寫。不怕，反正饑饉沒吃放著哩！怕甚？走了和尚還能走了廟？』過了大年正月十五，張初元又出去找他寫約。那天，呂來正在賭錢，他說：『初元，快上炕押寶來吧！一年才一個正月，不高興高興等甚？寫約以後再說吧！』張初元沒賭錢，他有功夫還要掏炭咧！以後，每次催他寫約，呂來總是一退六二五，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後天，一直推到十月裏。

一天，張初元又到他家去找他，這回呂來不像以前和氣了。他把眉頭一皺，粗聲粗氣的說：『我該下你見面錢啦？開口寫約，閉口寫約，窖是姓呂的，你姓張的憑什麼分產？』張初元真是沒想到啊！滿頭高興澆了一瓢涼水，氣呼呼的說：『啊喲！呂財主，這是你應許下的呀！吃水忘了掏井人啦！』呂來把桌子『砰』的一拍，跳起來說：『放屁，誰應許下你？拿來憑據，說到紙上，說不到紙下，你想霸產？滾蛋，滾……』他紅口白牙說下的，如今賴不認賬。財主對窮人

好狠心吶！真是黃鼠狼不嫌小雞瘦。這回把張初元火踢天靈蓋了，他要到衙門告呂來去，要和他打官司。鄰里幾個窮人勸他說：『天下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呂來姪兒呂芝雲，在太原省當什麼委員（現在當了漢奸），有這條粗腿誰敢惹？』張初元一細想，是啊！那陣子，窮人沒活路。有天大的冤屈，也沒個伸訴處，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難言。後來就那樣白白拉倒了，張初元心裏說：『原來財主們都是笑面老虎殺人心呀？』

四 見到天日啦

民國二十九年春天，晉西北建立起新政權。這一下世事大變了，張初元才算見到日頭啦！不久，區工會的老吳同志來到了張初元村裏，來到了炭窯上。他親親熱熱的握張初元的黑手。握所有工人們的黑手。給工人們宣傳打日本的道理，宣傳『改善僱工生活』的法令。他還說：『現在是新政權，不管財主窮人都一律平等，大家抗日，大家都要吃飽肚子。窑主怎樣剝削你們齊發表吧！』張初元聽了這些話，心都明亮啦！他雖說是個受苦漢，心眼眼可靈動呢！這些道理一說就能解下，他說：『咱也不知道剝削不剝削，反正六個人下窑掏炭，掌櫃的不動手就分一半。我在

民國二十四年冬裏，花了三四個月功夫給呂來把審拷開，就白白的拷了，全村大人小孩誰不清底。』他又對衆人說：『過去財主把咱們窮人的血也吸乾了，這陣子可到咱們出頭的日子了，新政權就是咱們的靠山。』衆人聽了齊說：『對！』老吳說：『咱窮人要出頭，要不受財主的欺壓，就要有自己的組織。』老吳剛提出成立工會的問題，工人們就把張初元舉成工會主任了。

審主呂來，知道工人們要和他就算賬了，着急的一頭一頭汗。他把張初元請到家裏，又是裝煙又是倒茶，甜言蜜語的說：『初元老弟，自古道「大丈夫不念舊仇」，過去誰對誰不對一筆勾消。唔！家裏有什麼難齊說，餓不住我就餓不住你。只要你說句話，石數八斗儘管來裝。哎！不要引上一羣人和我鬧是非麼！』張初元心裏說：『老滑頭不要耍花樣，剝了皮子擔過肉來，也認識你這個灰坭蛋。』就對他說：『老呂，不是這樣說法，咱按政府法令來，該怎辦就怎辦！』

過幾天，張初元在老吳幫助下，領導工人們去和審主說理算賬，工人的合理要求，審主推賴不過，工人勝利了。工人們高興的都合不住嘴。都說：『張初元是替咱窮人辦事的人。』不久，村裏人又把他選舉成民兵分隊長。

第一次村裏過傷兵，他就先派呂良抬擔架，呂良還想抖他的威風，他說：『我家祖輩子也沒做過這事，派個別人吧……』初元說：『你是村裏的首戶，不派你派誰？這是抗日的事，去不去

你看着辦吧！』呂良沒辦法只好去了。回來以後，氣的對他老婆說：『日他親娘的，一個臭攪工放羊小子也來管我，剛扔下討吃棍，倒不曉得吃幾顆麥子的供獻咧！』村裏的窮人却高興的說：『老狗日的過去幾十年，把咱們踩在腳底下不敢吭氣。老張給了他個下馬威，可給咱窮人出了氣啦！』

五 堅決反『維持』

民國三十一年秋裏，敵人在離張初元村十來里的地方紮下據點，三天兩頭出發搶糧，殺人，燒房子。臨近的村子可敗下興啦。敵人天天下公事，威脅各村鬧維持，不然就要實行『三光』。給張初元村裏也下了十來道。公事落到張初元手裏的，他都悄悄地壓起了。那時村長周保善嚇的對張初元說：『這工作沒法堅持了，咱要回根據地去咧！』張初元說：『我是死也非堅持不可。』後來周保善真的搬走了，書記周金寬也搬走了。村裏堅持工作的幹部，就丟下民兵分隊長張初元，農會祕書趙某是個大富農，他留不下房地也沒走。

臘月裏的一個清早，敵人到了張初元村裏，搶去五十多石糧，逮去好些人，把農會祕書趙某

也逮去啦，那人，雖說是個幹部，却是個金漆馬桶，外面裝的好看。他有個表弟，就在據點偽村公所當文書。一搗鬼，第二天敵人就把他放回來了。他假借調查損失的名義，把全村人悄悄地擰到一搭裏開維持會。衆人們說：『張初元不參加開不成。』他沒辦法，只好把張初元也吼來，張初元一聽是鬧維持，就對他說：『抗日會咱參加，維持會咱不開。』說完扭過身子走了。衆人看見張初元不參加，也都散了。大院子裏只剩下些財主和趙某。

過了幾天，趙某派人到炭窖上吼張初元，說有要緊事討論。張初元一聽就猜見是維持事情。和他一塊掏炭的工人們說：『老張，把的硬點，要把刀把子給這些人抓住，咱們就倒運了。』張初元說：『咱是革命裏翻身的，又是抗日幹部，咱們不能作反革命的事情出賣祖宗，反正一也是打牆，二也是動土，非堅持到底不可。』回來時，趙某家炕上地下坐着些人，都是財主。趙某說：『老張，日本人又來信了，要不維持就來洗村子。村裏人怕的不行，都贊成維持，看你是個甚主張？只要你說一句話就成。人常說：交一個朋友開一條路，得罪一個人堵一道牆。你是民兵分隊長。總要替村裏人打算打算。唔！反正全村人的命都在你手裏咧！』張初元說：『趙某，你不要拿大話嚇唬咱，村裏誰要維持，你說出來咱看看。』趙某說：『你不要生氣，咱又不是真心維持他，這是爲了全村安全，應付應付咱！』張初元說：『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啊！日本人又不

是三歲的小娃娃，那樣好哄？承應下維持，就要送情報送給養。有錢人能出起，窮人出不起啊！維持麼？那才是油捻捻套耗耗，上了敵人的圈套就不要想出來了。」財主們都幫趙某的腔。張初元就硬硬地對他們說：「你們誰的腦袋硬！誰維持。」這下把那些維持分子頂住了，誰也不敢吭氣，隔了半天，趙某才說：「大家只是商議商議，你不答應誰還敢幹？」

這以後，張初元對他們，更操上心啦！

正月初二大清早，張初元在村口上拾糞，碰見前面維持村的個人來找趙某。他盤問了幾句，就猜見了八九分，詐唬那人說：「要沒緊急事，這麼早找他做甚？人家都把實話說了你還裝，我看你也是死心塌地的……」幾句假話，把那人的實話齊套出來了。那人說：「趙某都告你們啦？唉！偷牛的已供了，咱拔樁子的還包涵個甚，實說吧！趙某承應下暗裏維持日本，先送情報，後送給養。他說你村送情報的人沒找下，先讓我們捎送幾趟，今日才是第二次。」張初元聽完心裏說：「不成了，趙某和財主們真反動啦！」他又把那個人教育一頓，讓他滾蛋了。

他自己趕忙跑回家，胡亂吃了點飯，就到了區上。從區上回來以後，就和民兵小隊長周炳文說：「維持就是投降，和敵人非硬幹不成，過去咱們的民兵就像聾子的耳朵：樣子貨。如今要整頓整頓。」周炳文也是抗日很堅決的幹部，十分同意他的意見。